

东北的大秧歌

□赵国武

小时候,家住在农村。也许是春、夏、秋三季都忙的缘故吧,真的没什么热闹可看。只有正月里我才能看到走村串巷的大秧歌演出,这是农村最热闹的事儿了,在我的记忆中尤其深刻。

东北的大秧歌我不知起于何时,但自记事以来,便是农村的一种最普遍的喜庆活动了。届时男人们分为两伙,一伙扮男,一伙扮女,排成两队,互相对称。扮男者头发都用红头绳束起,有的装公子,有的装丑角,脸上涂红、描眉。左手一把扇子,右手一束纸扎的花。丑角还要画脸谱。扮女生者,自然要精心打扮,头上戴纸扎的花冠,描眉打鬓,穿上女人的衣服,下身用五花布围成裙子,左手一把扇子,右手一块方巾当手帕,看上去真似古装的美女子。

这样秧歌队便组成了,随着鼓点走着、扭着,并互相引逗着,似有暧昧之意。当然,这里的大秧歌头是技术最好的,扭得浪漫、婀娜、性感,所以人们大多数是看秧歌头,自然也在队伍里寻找着自己的亲人,并说笑着指点着,扭秧歌的人自然就更卖力气。秧歌队还要在某中心地带打场,队伍要走出蛇形或圆形,集中的表演一番。届时还有人站出来唱东北二人转的小帽或秧歌柳子调,则气氛达到了高潮,鼓点加密,然后戛然而止,便是散场了。

秧歌中的杂耍很多,多数都有“老汉推车”。装老汉的人推着车样的道具,中间站一美女,老汉则使出全身的力气和解数前仰后合地推着,让人笑得合不拢嘴。还有划旱船的、骑假毛驴的,这都是步行,自然灵活得多,而且最欢快。这是每年固定的人选,技术自然娴熟。在秧歌的队伍中,也有扮唐僧师徒的,最欢快的就是孙悟空了,搔首弄姿地在队伍里乱串,追打着妖怪。还有青蛇、白蛇,各种古代的人物都掺杂其中,异常热闹。东北的大秧歌是必须踩高跷的。所谓的高跷都是用水头做成。人的脚离地最多的有3尺多。高跷的底部必钉一铁钉用以防滑。踩高跷的技术很高,有的可以跳起来打叉,有的可以单腿蹦,各种绝活。这也是东北的一大发明吧,因冬天里冰天雪地的,怎么蹦都不会陷进去的。

春节期间,为了迎接大秧歌队的到来,集体部门是要放爆竹来迎接的。后来又兴起了拜年之说,所以屯拜到村、村拜到乡、乡拜到县。县里为了避免被动,干脆规定每年的正月初三和十五都到县里搞大秧歌比赛。而且正月十五还在夜里搞汇演,则更是热闹。届时十里八村的人都到县里看热闹,小小县城的街道上更是围得水泄不通,拥街阻巷。幸好大秧歌队伍高出人一头,所以大多数人都能看到。

上世纪60年代后,东北的大秧歌也由高跷变成了步行,且统一着装、统一步伐和动作,真的扭了起来,并形成了一门艺术。再后来,大秧歌又借鉴了舞蹈的动作,形式越来越优美,越来越耐人寻味,成为北方乃至全国庆祝活动的主要形式。而且越来越经常化了,四季化了,大众化了,团体化了,并变成了人们锻炼身体的一种集体活动了。但我还是喜欢最原始的东北大秧歌,这也许是童年的记忆太深刻了吧。

 心香一叶

约定

□冷月

我把等待堆积成高峰
久久地仰望除夕的夜空
天空满天的星星是我们的约定
我用目光梳理着流云
那是你披散的柔情
如你指尖在我唇边
轻轻划出娇美的风景
我剪下一束束烟花
那是你娇态时的生动
妩媚在热烈中燃烧
渴望在新盼瞬间
释放出柔美的万紫千红
我把心为你点燃
在夜颤抖中炸响
那是我呼唤你的心声
我知道你已听到我的呼唤
因夜空不断膨胀你的激动
站在新旧交替的时刻
我用一怀豪情
拥抱你的过去与未来
用真爱缝合你的全部
把你完整地装在我心中

上世纪60年代末,我当年就读的学校,有一不大不小的图书馆。入学第一学期,一切都觉得新鲜,要做的事很多,图书馆没进多少次,只是课外活动时间偶尔在那里翻翻报纸杂志。

第二学期,“文革”开始,因受到批判的“毒草”越来越多,学校图书馆的藏书首当其冲,成为破“四旧”被焚毁的对象。后来,管理员疲于清理和下架,只好一关了之。

转眼到了1967年,停课仍在继续,漫长的假期似无尽头。一天,我发现几位室友神色有些诡异,相互挤眉弄眼,一脸的坏笑。话题有巴尔扎克的《守财奴》《荷马史诗》《十日谈》,还有莎士比亚……这些对我来说,不但陌生,简直是天方夜谭,听着如在云里雾中。

我猜想,这其中肯定掩盖着一个秘密。好在我们是“红卫兵亲密战友”,有权分享共同的快乐。在多番警告并确认我不会叛变告密后,他们终于把我引向“胡志明小道”。

天黑下来,没有月光。借着校园里几盏昏暗的路灯,我们快步来到图书馆走廊,轻轻从附近教室搬来课桌椅,拿出对付双杠的技能,憋气缩腹,引身向上,双手紧紧抓住窗户的栏杆,然后,不顾手被玻璃划破的危险,腾出另一只手,从一块已被打破的玻璃缝里,拉下“翻跟头”窗户的插销,小心翼翼推开半边窗户,借着缝隙间透出的微光,猫着身子,双腿颤抖翻进去,好在他们以前已将书籍垒得半墙高,足以成为柔软的落地保护设施。

黑暗慌乱中,饥不择食,摸到几本书壳厚厚的书揣在怀里,溜回了宿舍。灯光下,发现是《红与黑》和《基度山伯爵》。有了它们,我当了好一阵子“逍遥派”。常常成

不回家的爸爸

□于子楠

我的爸爸是一名人民铁路警察,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。他爱我和弟弟,爱我们的妈妈。每天下班以后,他都会抽出时间陪我练练吉他,陪着弟弟学说话。

可是有一天他变了,变得开始不再爱回家。

弟弟呀呀地学着说话:爸爸……爸爸……可是却听不到爸爸的回答。

我委屈地给爸爸打电话:“爸爸,你为什么每天都不回家?你是不是不爱我和弟弟啦?”

爸爸温柔地说:“爸爸最爱你们,等忙完这两天就回家。”可是这一等就是好久,爸爸总是有那么多的借口不回家。

宝贝,爸爸刚来到白城火车站派出

所,很多东西还不熟悉,忙完这两天,熟悉熟悉业务,爸爸就回家!

宝贝,爸爸刚刚接手线路工作,爸爸得亲自走过每一段线路。等走完这些线路,爸爸就回家!

宝贝,高铁线路安全至关重要,高铁无小事,爸爸排查完隐患就回家!

宝贝,爸爸要去签约放牧户,要给小朋友和大朋友们做安全知识宣传,做完这些爸爸就回家!

宝贝,爸爸刚刚接手站勤工作,要了解情况,等确保站勤工作没有纰漏了就回家!

宝贝,春运到了,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要回家过年了,爸爸要保障他们的安全,忙完这一小段爸爸肯定回家!

那年的书事

□黄骏骑



天鹅在床上阅读,看了个昏天黑地,有时甚至忘掉了吃饭。书中的主人公寻宝成为亿万富翁,报恩复仇的故事,惊险曲折,它让我呼吸到了距离久远年代的空气。微弱的灯光闪烁着,在石灰墙上张贴庞大的影子,每次我都会产生一种幻觉,仿佛进入了一个藏宝的密室。这种神秘所带来的快感真是难以名状。我甚至觉得,头脑里布满了清澈的文学阳光。由此,我第一次认识了大仲马和基度山伯爵,也认识了斯汤达和于连。也就是从那时起,才接触到“文艺复兴”“古希腊罗马文学”等新鲜名词。

不靠什么美女俊男,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,就是简单的白纸黑字,犹如春雨润物,不知不觉中塑造着我们的灵

魂。睡前,每每说起书中的故事,总是眉飞色舞,唾沫四飞。

几次得手后,胆子也大了起来,后来竟发展到白天也去光顾。趁校园里人少时,我们“猫上锅台——老路”,身手敏捷地翻窗而入,头顶着蛛网,在书浪里走得东倒西歪,每一脚都可能踩到经典和大师。我们在书山上躺着读,坐着读,聊一阵再读,甚至读出无端的傻笑。

1968年12月,我们“老三届”最后一批分配。其时,我正在家乡小学为一位休年假的老师代课,也可以说是提前上岗,学校的毕业典礼没有参加。后来听同学说,我的毕业鉴定中,有“要斗私批修”之类的话,猜想一定与那些书事有关。



让爱一步棋

于国源

男人一般不和自己的老婆下棋,一是喜欢下棋的女人少;二是水平相差大,对弈起来不在一个层次;还有输赢影响感情,得不偿失。但我的父母却是例外,从年轻到白头,下了一辈子的棋。

上世纪60年代,父亲在部队服役。探亲时,经人介绍认识了母亲。父亲退役后到上海工作,母亲也到了上海。父亲是个棋迷。闲暇时间,便教母亲下棋。母亲聪明,很快就学会了。两个人就你来我往地对弈起来。

快乐的日子只过半年多,母亲在上海呆不下去了。姥姥生病了,身边只有年龄尚小的外甥,她还支撑不起那个家。姥姥想让母亲回去。母亲支支吾吾地告诉了父亲,父亲很久没有说话。母亲知道父亲不愿离开,能留在上海是多少人的梦想啊!一时间,去留成了家里最敏感的话题。

一天晚饭后,父亲对母亲说:“这样吧!咱俩下盘棋,我输了,就跟你走!”母亲说:“不得反悔!”母亲执黑先行,决心要赢,下得格外认真。无奈一步错步步错,一条龙被父亲围住。母亲利用打劫,试图扭转战局。这时父亲却犯了一个低级错误,让母亲的大龙做活了。父亲“挣扎”了一番,见大势已去,只好投子认输。

一个人生的重大决定就由一盘棋决定了。父亲把工作关系转到了老家县城,单位离姥姥家3公里行程。下班后,就帮着母亲照顾姥姥。

几十年过去了,说起当年离开上海的故事,父亲只是嘿嘿一笑。母亲却说:“谁会傻到用一盘棋的胜负决定一辈子的大事。”

其实,母亲什么都明白。

 小小说



庆新春 王鹏摄

雄鹰选择了蓝天,展翅飞翔;河流选择了大海,奔流不息;我选择了国税,此生无悔。投身国税事业,我最喜欢的就是这首诗:“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,既然选择了远方,便只顾风雨兼程。我不去想身后会不会袭来寒风冷雨,既然目标是地平线,留给世界的只能是背影。我不去想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,只要热爱国税事业,一切,都在意料之中。”在国税工作,我是快乐的;在国税工作,我是充实的;在国税工作,我是幸福的。因为,我有我的幸福密码。

我的幸福密码第一个按键是“感恩”。如果生活是一首充满诗情画意的诗,感恩之心则是诗中最华丽的诗行;如果生活是一片湛蓝的天空,那么感恩之心则是天空中最美的云彩;如果生活是一片汪洋大海,感恩之心则是大海中最美的浪花。在国税工作,我心中充满感恩,单位的培养,领导的教诲,同事的帮助,家人的支持,自不必说。在国税,我亲眼见证了祖国经济的繁荣发展,见证了国税工作的蒸蒸日上,从条件简陋的办公场到宽敞明亮的办税大厅,从手工开票到电子监控,从人工定税到电子定税,从征税需要到纳税需求,从粗放管理到精细服务,我们的税收收入随着经济的发展逐年增加,有了几十倍的增长。感恩是我工作与生活的主旋律,没有国家的强盛,没有纳税人纳税意识的逐步增强,哪会有现在国税工作的井然有序,蒸蒸日上?

我的幸福密码第二个按键是“宽容”。东海广且深,由卑下百川;五岳虽高大,不逆垢与尘。宽容是一种坦荡,心灵像一汪碧泉清澈见底,容不得半点污秽和虚伪。宽容是一种乐观,能驱散生活中的痛苦和眼泪,不论遇到怎样的挫折,你都要用宽容的心去对待别人。有的人对国税工作不理解,特别是一些纳税意识淡薄的人,总想通过偷逃税占小便宜,孰不知,天底下哪有通过偷税逃税发家致富的人?有的人为了能够少交点税,不惜对税务干部死缠烂打,有的甚至诋毁谩

骂,遇到这种情况,我们只能选择忍耐,选择宽容。苦水往肚里咽,我们收的税款一分一厘都是公家的,我们是为国征税,心底无私天地宽。收税是一件苦差,可只要你内心真正拥有对这份工作的挚爱,就能从这繁琐的苦事中品尝到为人民奉献的甘甜。

我的幸福密码第三个按键是“友善”。俄国小说家契诃夫说过,不能用温情征服对方的人,用殴打也征服不了对方。是的,我在工作中尽可能地把友善奉献给他人,所以我快乐地生活。有人认为,国税干部都是冷血动物,不近人情,因为在他们的脑海里,冷面才能无私,如果微笑待人,肯定是中饱私囊之辈。其实,

一名国税人的幸福密码

□刘忠月

这是他们不了解我们的生活。为了确保税款及时入库,我们有时加班加点,不辞辛苦;为了报表的准确详实,我们有时工作到深夜,不敢有一点马虎;为了网络安全系统的运行,我们的同志坚守岗位,没有丝毫懈怠;为了方便企业办税,我们集思广益,放下架子,主动走访,为他们排忧解难;为了防止税款流失,我们的同志坚守岗位,早出晚归,不畏酷暑严寒。我们把善意写在脸上,内化于心,外化于行。我们一心为税收,全心全意为纳税人服务,用微笑和热情迎接纳税人,急纳税人之所急,想纳税人之所想。

我的幸福密码第四个按键是“谦逊”。谦逊是一切道德之母,是最宝贵的美德。一知半解的人,多不谦虚;见多识广有本领的人,一定谦虚。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。毛泽东曾说:“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,必须从不自满开始。对自己,‘学而不厌’,对人家,‘诲人不倦’,我们应取这种态度。”踏上国税岗位以来,我从基层干起,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,认真向身边同事学习,在我参加工作的近20年里,同事们给了我莫大的帮助。我不仅虚心向比自己年龄大的同志学习业务,学习国税工作的经验,也经常向年龄比自己小的年轻同志学习,学习他们蓬勃的朝气,向他们请教计算机知识和前沿理论等。我还经常阅读各种业务书刊,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。以谦逊的态度生活,我收获了很多快乐。

寒来暑往,花谢花开。每天清晨,迎着朝阳,我都会轻轻卸下我的幸福密码:感恩、宽容、友善、谦逊。这是我一直以来秉承的工作理念,这也是国税工作吸引我的魅力所在。我感恩红色的税徽给了一双翅膀,让我能像雄鹰一样在国税宽广的天空翱翔。而那蓝色的税服就像蓝色的大海,教会我宽容。肩徽上的齿轮,那么友善,那么兢兢业业,而金色的麦穗,那么谦逊,那么沉稳庄重。雄关漫道真如铁,而今迈步从头越。国税是我无悔的人生选择,是我开启人生幸福密码的第一步。身着蓝色的税服,

我的信念更加坚定,我的步伐更加坚实。

基层工作辛苦而繁琐,但国税事业崇高而伟大,我甘愿做国税事业的一朵小小的浪花,用自己勤奋的身影装点这蓝色的海洋;我甘愿做税收征途上的一枚小小的铺路石,用实际行动来实现“为国聚财”“为纳税人解忧”的理想。我深深眷恋这蓝色的事业,这是我生命中的“幸福蓝”。在未来的日子里,我将继续孜孜无悔地做国税和谐之歌的一个音符,为实现国税事业的宏伟蓝图添砖加瓦,用我的幸福密码,感染更多的国税人,踏着真挚和热情,走向美好和幸福。